

**編者的話** 1

**組長的話** 2

**市民心聲** 3

**非常報導**

在證人席上缺席的身體－一個不務正業的服裝設計師，對於「綴拾邊境  
Frippery－當代飾品的綺麗視域」的提問… ◎周益弘 6

黑山白水－奇斐－略論馬白水的水彩教學與彩墨創作 ◎蕭瓊瑞 10

雙手的隱喻－HANDS AS METAPHOR ◎艾爾嘉·威魏摩兒 14

小檯燈的魅力－從皮克斯的動畫世界窺見真實人生 ◎李佳芳 18

**議題特賣場－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2Q09：過去與未來的接口－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的想法之一

◎李友煌 24

華麗的饗宴－評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省思近十年台灣節慶與高雄城市  
文化發展 ◎陳泓易 28

看見科技藝術的瘋狂與自省－觀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黃雅玲 32

問得好、答得妙－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潘大謙 36

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想法－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模型創意展觀後感

◎黃俊傑 40

**南島文化當代初探**

某種情況的後現代原精神！漫談過去式與現在進行式 ◎曾媚珍 44

異邦人回家－記南島駐館藝術家Greg Semu在象鼻部落 ◎謝宛真 50

**南島紀事**

太陽的角－里阿斯 田裡種芋頭 ◎王有邦 56

**最新典藏選粹**

綠色組曲－侯立仁的永康風景水彩寫生 ◎陳秀薇 58

**特別藝術**

誰把釘子打歪啦！－余燈銓〔律動〕座椅 ◎雨杉 60

**人民美學檔案**

「大凶」與鬼怪－玉竹一街服飾店彩繪 ◎雨杉 62

**藝術哲學**

「何時是藝術？」藝術的定義 ④：Nelson Goodman(下) ◎陳宏星 64

**人物特寫**

歸途中的優席夫 ◎盧梅芬 68

**專題研究**

並非全然的甜美－有關新時代的美術館典藏 ◎羅潔尹 72

**文物保存維護**

免於曝光·遠離日曬－簡述建築體對有機質文物保存環境溫濕度的影響 ◎林佳禾 76

**兒美館專櫃**

視覺藝術教育的起點－不學美術的兒童美術教育 ◎吳正雄 80

**美術館教育**

延續一整年的325美術節 ◎林宜秋 84

**高美8X景**

天廣地闊－高美館園區密林草原 ◎容麗娟 88

# 華麗的饗宴

評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省思近十年台灣節慶與高雄城市文化發展

文／陳泓易（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研究所 助理教授、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評選委員、2007年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策展人）  
攝影／林宏龍

十年是一個藝術節的第一期難關

它值得我們沉澱冷靜思考

一個開放式的策展命題反映了策展單位的躊躇與焦慮

但也可以是重新定位這一個藝術節的大好機會



陳穎憲與戴非合作的〔主動與被動的空間〕

如果城市的發展及其在時間中的流轉可以如葡萄的收穫與釀酒般被辨識，那麼我們可以說今年的高雄是難得年份很好的一年。2009年的高雄幾乎是一場華麗的饗宴！許多持續累積多年的努力都集中在今年展現成果：從捷運工程完工與都市更新就位，從「世界運動會」到電視劇《痞子英雄》，甚至電影金馬獎中的《不能沒有你》都能造成全國性的話題而大放異彩！彷彿百花齊放來宣告高雄進入了新的後高鐵與捷運時代。高雄從一個傳統產業的勞工城市，一個女工與黑手聚集的加工出口區與傳統重工業拼湊匯聚的勞動城市，從一個藉由販賣勞力與其生態資源來賺取外匯的港口城市，轉變成南台灣區域消費服務中心；今天它同時也是區域產業的營運總部。高雄自我定位的即刻願景是成為一個友善城市與健康城市，2009年這整個華麗饗宴的壓軸，就是高雄市立美術館推出的年終重頭戲「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的展演活動。今年高雄從年初熱鬧到年終，目不暇給的活動一如不曾止歇的煙火！整個城市就像一個超級豪華的大型拍賣夜市，繽紛而且喧囂！貨櫃藝術節在駁二特區舉行，將駁二特區以及相鄰的漁人碼頭與星光碼頭裝點得燈火通明，人聲鼎沸，閃閃動人！

這是第五屆的貨櫃藝術節，今年的創作主題為「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想法」，貨櫃藝術的創作是一種以貨櫃為平台的概念創意競賽，大部分的作品呈現都是以概念的陳述與裝置的視覺或者互動創意吸引人。今年的作品有特別多的新人與新想法，例如充滿烏托邦想像的〔城市幻象〕（陳宏欽、吳佩蓉，台灣）與李儒杰（台灣）的〔城市上升力〕就顯得清新可喜。另外一些藝術家利用貨櫃這麼一個狹隘而且工能（具）性的空間進行一種哲學式辨證的創作作品也非常精采，例如義大利藝術家Ricardo Murelli與Francesca Perugia的作品〔內省的往來〕（Introspective Trade），利用貨櫃的空間邏輯與商業元素的原始概念來思辨商業對人與人之間的影響；或者台法合作的作品〔主動與被動的空間〕（Cercle Spirituel），又或者台灣藝術家張淵程那一件充滿存在主義哲學的作品〔好久〕（Long Alone Longer Not Alone）一種空間的內外錯置，彷彿招喚著沙特式「存在



先於本質」般的自我關照，一種寂寞公路溫德斯式特別的孤寂與異化的況味。

今年的作品意外呈現一個非常吸引人的特色，那就是當主辦單位提出一個「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方法」時，竟然有許多藝術家不約而同的以光作為材質來回應這個命題。在藝術的創作中，從繪畫到建築，光一直是一個最不能忽略的要素，然而當我們的對象是城市整體時，光的呈現就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還是一個生活方式與觀看（呈現）世界的命題。回顧高雄的發展，我們發現有一個轉捩點：之前的許多文化與藝術的努力儲備了資源，在這幾年來從「城市光廊」之後，高雄的文化與藝術能量一個個被點亮了：沿著捷運的中山路、博愛路、漢神巨蛋或者中正路，從愛河開始、中央公園、文化中心、高美館以及漁人碼頭、光榮碼頭、同盟路或者大立百貨，此起彼落目不暇給燦爛彷彿煙火，令人心動。這些以光為主題的作品也似乎反映了高雄這個繽紛的蛻變過程，這些作品包括了維克實業（台灣）的〔光之聖境〕（Levistopia），宋恆（台灣）的作品〔光光光〕，以及義大利藝術團隊「干赫」的作品〔霍塔城〕。當然方才提及的〔好久〕以及〔Cercle Spirituel〕也充滿光的精采！香港藝術家林子邦的作品〔愛與光明



的旅程)則是在作品的概念與呈現上都充滿光,或者說充滿著無數種愛的光輝。

此外,一個非常熱門的主題:「生態」,也被呈現了!陳卉穎與吳典耕的〔還原·城市呼吸〕,以及黃韋維與劉育良的〔逐水草而居〕具有明顯的生態訴求。

「初一創作團隊」的〔治癒世界〕則是一種心靈層次的城市創傷的內省,也都非常值得我們思考,進而觀照己身。「基礎創意團隊」的作品〔戰鬥花園〕則充滿反諷的巧思,將政治的厚重壓力純粹化成一個簡單彷彿透明的創意。此外〔還要多少顆氣球,貨櫃才能起飛?〕以及陳妍伊的作品〔高雄蘋果〕則是令人驚喜的為創意而創意的作品,沒有什麼特別的訴求,沒有什麼沉重的意識形態,不賣弄高深莫測的後設論述,只是純粹的創意的驚喜!面對這兩個作品時令人感覺得輕鬆,作品更因而更為動人。

然而在作品上太多的概念,反而讓人擔憂是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只有(是)概念。西方在18世紀出現美學論述,台灣在1980年代起大學美術系從兩所發展至今超過30所,藝術的概念與詮釋似乎逐漸凌駕創作,從

美學論述出現之後藝術被理念所詮釋,因而也被認識論的企圖所「再現」(Representation)了。當代藝術企圖打破藝術與生活的界線,再現於是逐漸變成「呈現」(Presentation)。然而在再現的修辭語彙以及呈現的裝置觀念之下,藝術原初某些動人的部份卻消失了,那就是屬於身體感與時間性的特質,在美學的論述之前藝術體現在三種層次之上,那就是實踐的技術(Techné)、親身的勞作(Praxis)以及啓發的概念(Theoria),美學思辨的認識論化某種程度上讓藝術的比重往概念傾斜,嚴重影響了當代藝術的創作內涵。

九零年代高美館成立之時,激發了「新濱碼頭」作為一個重要的自主性替代空間,高雄的勞工人口背景與工廠匯集特質讓新濱碼頭喊出黑手精神的在地藝術特色。如果今天黑手精神被轉化成為概念而再現(Representer),事實上也等於是宣告黑手實質的消逝,以及勞動黑手的藝術可實踐運用價值被概念論述的語彙收編。黑手代表的是一種勞動的實作、一種親身(Embodied)的身體感的實踐,我們慶幸今年還有高雄貨櫃藝術節的常客,來自澳洲的克林·歐佛(Colin

Offord)的作品:〔人類地圖〕(The Human Map),藝術家一如以往,一刀一刀的親手刻劃出他精采繁複意義深長的作品。

為了回應主辦單位提出的「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方法」時,我們看到太多的選擇性政治正確表述,政治正確本身無罪,然而當它變成一種規馴或者至少是一種媚俗(Kitsch)時,卻是作為藝術工作者最應當警惕的。

當2001年第一屆貨櫃藝術節開始舉辦的時候,台灣彷彿沉浸在某種藝術節的狂熱迷亂之中—從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熱衷舉辦藝術節,台灣一度還自稱為是「節慶之島」(The island of Festival),也正如台灣短線淺盤的文化宿命一貫特質,台灣的文化經常一如每年來訪的颱風,躁進而且不斷轉向,總是摧毀總是再生,總是還復而來卻無法累積什麼下來!十年後的今天,全國的藝術節活動已經因為過度飽和繁多而遭致厭棄,貨櫃藝術節誕生在藝術節的高峰時期,五屆下來正好是我們應當回顧反省與思考前瞻的階段轉捩點。

藝術節起源於宗教與俗民(Folklore)的定期聚集活動,在歐洲二戰結束後有兩波的高峰期。首先是戰爭剛結束時的愛丁堡(1947)、坎城(1946)與亞維農(1947)等主題性的大型藝術節;之後則是八零年代之後大量小型的藝術節,它們從1980年代的夏季音樂節開始。根據統計,在歐洲每年超過1000個藝術節活動中,其平均週期壽命大約為九到十年。儘管投注了龐大的資源與心力,大部分藝術節卻在短暫喧囂之後歸於平靜,甚至停辦消失,無法突破與轉型困難經常是藝術節無以為繼的主要原因,台灣模仿藝術節的操作模式在約莫十年後的今天也遭逢了類似的結構性瓶頸。在藝術節之後的另一波風潮則是雙年展。雙年展在1990之後便成一種風潮,2000之後在亞洲遍地開花,自然也影響到臺灣,然而雙年展經常也是一種城市行銷模式,「就像全球化下的大型商場,裡面展示的都是全球一致的品牌,看不見在地的特殊風貌<sup>1</sup>。」



呈現「生態」議題的創作,陳卉穎及吳典耕的〔還原·城市呼吸〕。

從藝術節到雙年展,十幾年內台灣的公共藝術操作模式快速的變化與轉型,並且也快速的被厭棄與遺棄。雙年展在2006左右達到高峰,之後就像今天的政治一樣,或許是累了,或許是厭棄,也或許是更多的虛無。台灣一直存在一種文化極速耗損的惡性循環的焦躁,一如台灣的民主政治一般,以致許多為藝術曾經的努力的成果都難以累積,我們漫無止境的持續重新歸零,從頭做起。每個人都拼命勞動,卻似乎永遠在初始的原點與破產的瀕臨邊緣。

走出駁二特區貨櫃藝術節,不自覺的走到了鹽埕區的大新百貨公司與隔一條街的大舞台,旁邊彷彿熟悉卻幾乎認不出來的崙江商圈與華王飯店。三十年前吧!這裡曾經是高雄最熱鬧的街區,如今破敗得令人難堪!人去樓空,閃爍的燈火熄盡之後,感覺這些過去的高樓都變小了,或許真的繁華都是夢!然而也或許有必要靜下來想一想:我們今天的努力為高雄帶來了什麼?對民眾產生了什麼影響?如果一個高雄最重要的藝術節都無法具體讓人感受到高雄的文化特質,或者產生讓人足以辨識高雄與其他台灣乃至亞洲城市的差異,那它與任何其他城市的雙年展或者藝術節差異何在!

十年是一個藝術節的第一期難關,它值得我們沉澱冷靜思考,一個開放式的策展命題反映了策展單位的躊躇與焦慮,但也可以是重新定位這一個藝術節的大好機會。■

注釋:

<sup>1</sup> 呂佩怡,利物浦雙年展的政治經濟學,《典藏·今藝術》2006, Nov.



為創作而創意的作品,陳妍伊的〔高雄蘋果〕。



# 2Q09：過去與未來的接口

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的想法之一

文、攝影／李友煌（文字工作者）

## 楔子

「不管喜不喜歡，我現在正置身於這『1Q84年』。我所熟知的1984年已經消失無蹤不在了。現在是1Q84年。空氣變了，風景變了。」<sup>1</sup>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最新小說《1Q84》裡的一段話，女殺手青豆從一處高架國道太平梯口脫出下到地面後世界就悄悄的改變了——一個有兩個月亮的世界正等著她……



2009貨櫃藝術節主題意象—吳寬瀛〔20091121〕，高聳巍危的貨櫃堆疊，卻有穩若泰山之姿，藝術算計原來是幻想起飛的羽翼與發射台。

以2Q09來標誌2009，含有同樣的寓意（或說企盼）。在極其工業性的材積與量體的變形中，一個斬新的當下被開啓了，它連結了過去、也召喚了未來，2009在此被逆轉了，成為2Q09。不管喜不喜歡、有沒有觀察到，世界正不斷的改變中，每一口呼吸、每一口貨櫃，都在改變我們存在的這個世界、都在改變你自己。貨櫃節宛如一個鋼鐵切口，切開當下，焊接過去與未來，通往無限可能。

## 一、貨櫃當下、重返母體

十一月灰濛濛的天空，已過了滿城黑板樹開花、異香飄散的季節，柴山腳下海水依然沒有停止湧動，水質出奇的清澈，與整個表象混沌的冬季成為對比，朦朧巨輪就泊在極目遠處，貨櫃堆疊，等待入港。

即使沒有海鳥拍翅啼噪，港口依然忙碌起來，天車行走雲端，伸展長頸鹿般的期待，迎接海員飄泊的風霜，解除船旅久負的武裝。穿越圍牆打除的碼頭，海港特有的氛圍如今已一覽無遺，時光在此轉個彎角，由搖搖晃晃的海域上岸，一腳踏穩固的陸地，商店、酒吧、百貨、餐飲，欲望各有四通八達的去處，除役的貨櫃也不例外，今年它們的去處更近，就在鹽埕區大勇路底的觀光碼頭上。

第五屆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於11月21日至明年1月3日，在高雄市「駁二藝術特區」觀光碼頭（鹽埕區大勇路1號）展出，關於活動地點，「靠海」無疑是讓這項天馬行空的藝術創作（及藝術家、參觀民衆）再次回歸孕育母體（海洋港、海洋）進行反省思考的重要抉擇。對此，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謝佩霞解釋，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決定再次移回到高雄港場域，使貨櫃與海港充滿連動關係，讓貨櫃不再是美術館的景觀。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長史哲也表示，海洋與貨櫃不可分，駁二藝術特區充滿海水的味道，非常適宜展覽貨櫃；藉由貨櫃藝術節，期許高雄這個台灣島國的重要海港城市，散發無窮無盡的海洋魅力。

今年的貨櫃藝術節以「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想法」為創作主題，讓藝術家運用貨櫃表面塗裝、櫃內裝置或貨櫃切割組裝改造等手法，營造一個微型的創意建



〔戰鬥花園〕與〔內省的往來〕展場一景：從繁花盛開的殺伐，到開腸破肚的鋼骨內裡，這屆貨櫃節藝術家宛如操弄潘朵拉的盒子般放膽。

築空間或是娛樂生活模式。實體貨櫃共徵件評選出16組來自國內外藝術家創作團隊（台灣、義大利、法國、澳洲、香港），於11月1日至21日進行實體貨櫃現地創作，同時開放民衆參觀。

火與熱、煙與塵、陽光和汗水，現場重機具的吊掛作業、貨櫃剛硬龐大的身軀與落地時的震撼、切割焊接打磨的噪音與噴濺的火花，以及藝術家們施展於貨櫃內外塗裝布置的巧思與創意等，都以第一手、最直接、毫無掩飾剪接的樣態呈現於參觀民衆的眼中，這樣充滿躁動能量的動態創作過程，讓人聯想到工場（工廠）場景，藝術家讓人聯想到作業員，其氛圍與一般民衆習慣熟知的安靜的戶外寫生截然不同，高分貝與高量能的藝術臨場感與撼動力已成為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的一大特色。

## 二、海與鐵的味道、雄偉與溫柔的激盪

騎著鐵馬，沿西臨港線鐵道改建的自行車道迤邐，過倉庫自行車學校後90度左轉，一座巨大的積木組赫然現身，光鮮亮麗、頭角崢嶸。

這是做為今年貨櫃藝術節主意象的作品〔20091121〕，創作者吳寬瀛舉重若輕，把體積龐大笨重的貨櫃當做積木玩，利用3個40呎和3個20呎的貨櫃體堆疊出頭重腳輕的危巍穩固結構，散發純粹的量體與幾何美感，張力十足。灰樸基調的碼頭景觀益發凸顯〔20091121〕搶眼的紅黑配，兒童奔跑嬉戲於巨大的貨櫃量體下，參觀民衆休憩於其日照的陰影中，海潮往復，凹凸有緻的貨櫃鋼板盡情吸納冬日午後的情懶與熱能，難得的冬日藍天，陽光蒸騰出一港口海與鐵的味道。



線條剛硬的貨櫃裡外也有盡情綻放或藏不住的溫柔，有的是一間間密室，通往一個超現實的理想世界或久違的心靈淨土，例如張淵程的〔好久〕，以及維克股份有限公司（李怡齊、葉俊慶、柯智豪、張啓明、許唐璋、陳怡潔、葉家銘）的〔光之聖境〕。

有的珍視公民參與，洋溢人性關懷與寬容心態，希望以藝術撫慰苦難心靈，例如初一創作團隊（高昌湧、焦聖偉、陳金福）的〔治癒世界〕、林子邦的〔NO.4488—愛與光明的旅程〕，以及陳妍伊的〔高雄蘋果〕。

有的是一方方水土，滋長滿牆生機與綠意盎然的內裡，以鋼鐵殼體栽植培養反省物質文明的苗株，渴求大自然的懷抱；甚至房屋和城市都是有機的生物體，可以溫柔地對待地球。例如陳卉穎、吳典耕的〔還原·城市呼吸〕，藝術田藝術創作工作室（黃章維、劉育良）的〔逐水草而居〕，以及克林·歐佛的〔人類地圖〕。同樣是反思工業文明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林建佑、黃敬永、蘇家賢的〔還要再多少顆氣球，貨櫃才能飛起來？〕表



在〔治癒世界〕貨櫃作品旁，一對情侶正親手繪製心中的希望：以四手祈禱，以八眼凝望，畫下符籙，唸出咒語，希望就會成真。

達一種移除非天然的人工物的心態。

有的充滿科幻與異想，開啓前衛的未來感受，試探人與空間互動的新可能，例如No Way Studio（陳宏欽、吳佩蓉）的〔城市幻象〕，干赫（隆納·路易斯·法其內帝、安德烈亞·莫狄卡）的〔霍塔城〕，以及宋恆的〔光光光〕。

有的考察時間與空間，在虛與實之間切割建構，標示人在環境中的經驗座標與內省觀照狀態，並重新思考自我的生存意義，例如瑞卡多·穆瑞里、法藍西絲卡·貝魯吉雅的〔內省的往來〕，以及陳穎憲&戴非〔主動與被動的空間〕。

關於力量，李儒杰以〔城市上升力〕，表達了正面樂觀且朝氣蓬勃的看法；基礎創意（張嘉倫、黃榮楠、朱開宇）的〔戰鬥花園〕則以後現代手法顛覆人們對戰爭與暴力的成見，根除了現實血肉的戰爭爆破場景，竟成為可以遠觀的「暴力美學」。

此外，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貨櫃藝術節更特別企畫一項「貨櫃創意模型」募集活動，以十五分之一的縮小版貨櫃模型，廣徵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學生參與創作，構築他們心目中青春版的理想城市，並與藝術家的實體貨櫃創作成品比美，一起在駁二藝術特區觀光碼頭展出。這項活動共募集近三百件創意模型，評選結果：第一名是石庭榮（東方技術學院室內設計系）的〔結晶〕、第二名為陳則霖（朝陽科大建築系）的〔旅行〕、第三名是郭振鈺（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的〔城市行動音樂盒〕。有了成功的經驗，這些年輕藝術學子對實體貨櫃創作躍躍欲試，未來都是深具潛質的貨櫃藝術節徵件藝術家。

### 三、創造生產改變、不變的只有改變

剛柔並濟的貨櫃展現場，不只呈現了「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想法」，它本身也成為一個創造及改變城市的力場。事實上，九年五屆的貨櫃藝術節就是一連串的事件，官方以集體藝術力量介入社區及社會的事件，從2001年的「關於貨櫃的第一零一種想法」、2003年的「後文明」、2005年的「GBox童遊貨櫃」、2007年的「永續之城」生態貨櫃創作計劃，到2009年的「邁向



一群孩子們在〔城市幻象〕前爭先恐後觀看；藝術之盒已經打開，為孩子們的身體裝上透明的翅膀，飛——是早晚的事。

理想城市的N種想法」，無不體現這種以創造改變這座城市理念。

當一對年輕情侶走進〔治癒世界〕，親手安置他們組立的房屋模型，塗鴉並寫上希望；當一位女孩勇敢地躺入〔霍塔城〕，依照指示以身體長久而靜心地感受其他星球傳來的音波；當一群孩子抬頭仰望那努力要將貨櫃拉拔離地的疲弱汽球，看穿似地互道「那是假的」；當小朋友爭先恐後的將頭伸入〔城市幻象〕裡，企圖以瞳孔捕捉那急速奔馳繞行的車體，而頭碰頭；當慕名而至的旅人穿越割開的貨櫃，重新看見自己的風霜與滄桑；當老人家擔心貨櫃上的花草草會不會渴死，懷疑高雄名產怎麼會是蘋果；當一批批遊客、一波波市民乘興而至，以鏡頭觀看，把自己和大紅貨櫃的影像填滿電子記憶卡，給了一些好看或不好看的評價離去……。有什麼已經生成了，來去前後已經不一樣了。

當創作展開，展場開放，改變的種籽就悄悄播下：一如亨利·梭羅筆下的《種子的信仰》，「雖然我不相信／沒有種子的地方／會有植物冒出來；／但是，我對種子懷有大信心。／若能讓我相信你有一粒種子，／我就期待奇蹟的出現。」<sup>2</sup>生命的延續與播衍確實無庸懷疑，對於貨櫃藝術節深植廣被的種苗，我們亦擁有和梭羅一樣的信心。

改變，這座城市不斷在改變中。不管是向上、向下或無所謂方向，改變從來不會是一夕之間，總是在什

麼地方已經起頭了。歷史也許會被竄改，遺憾可以彌補，但過去的無法回頭，這也是為什麼青豆重回國道那處路段，再也找不到上次出口的原因。無法回頭了，只能勇往直前，或如青豆的選擇般，犧牲自我成全一個活在同一座城市卻永遠無緣相見的、既陌生又熟悉的他人。

莫拉克八八風災後的貨櫃展，雖然主辦單位並未預設災後相關主題，但這屆徵件結果，不少藝術家依然不約而同的在作品中展現撫慰人心的正面力量，這並非意外，因為「邁向理想城市」，必須承擔過去、正視當下、展望未來。過去和未來，苦難和希望，在當下切割縫合，貨櫃節扮演一個創造性改變的因素，為城市注入正向的省思和活力。

對現實世界的奇異感受，常常浮現在我們心頭。我們常常會有「這世界到底怎麼了？」的念頭，熟悉的風景、身邊的人突然陌生起來；異化的城市、異化的人際，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問題出在哪裡？」。當下的不妥是必須調適改變的警訊，貨櫃節看到了這點，也提出了方案。石頭擲下，漣漪正在擴散中……■

注釋：

<sup>1</sup>引自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1Q84》，時報文化，2009。

<sup>2</sup>引自亨利·梭羅著，金恆繼、楊永鈺譯，《種子的信仰》，台北：大樹文化，1995。



# 看見科技藝術的瘋狂與自省

觀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文／黃雅玲（崑山科技大學創意媒體學院院長、2009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評選委員）



藝術發展的過程，往往呈現出時代的脈動，以及展現出當代的各種議題。從60年代開始的科技藝術發展至今，科技藝術的表現也越來越從科技旁觀者，變成科技的參與者。這與藝術家Frank Popper(1983)曾經提到科技藝術的定義時提到：「要適切的呈現科技藝術的影像，來自於藝術家一連串的創意、實驗過程，而(參觀者)參與過程可讓創作過程增加更多的探索性。」科技藝術的起源，來自於工業革命後藝術家對於動力的探索、批判與讚嘆，這就像在1913年提出的未來派宣言，提出動力的生命力認同的同時，也有不少藝術家如同William Morris驚恐動力帶來的醜陋與直接。近一百年的時間，藝術家漸漸地視科技媒材為重要的藝術表現工具，但是這個媒材的使用概念中，藝術家可以當個科技發展下的參與者，也可以當個使用科技卻是科技媒材的旁觀者的角色，甚至是一個重新詮釋科技媒材的研發者。不論如何，這的確顯示出一個時代的多元性，就像本次展出的一个个貨櫃訴說著不同的故事與態度。

今年度徵選之作品在展出主題「邁向理想城市的N種想法」架構下，透過隱性或顯性的科技參與及使用，正好也呈現了藝術人對於科技媒體發展的一種積極參與的瘋狂，以及對於時代議題自省的態度，雖然如此，這個自省卻是以正面且熱情的表現，呼應南台灣的陽光與熱情。來自澳洲的藝術家Colin Offord在他的Human Map作品中呼應S.F. Schumacher「適當的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論點中所提到：「什麼樣的經濟成長是足夠的？什麼叫做一個城市的適當大小？什麼樣叫做一個國家的適當規模？什麼樣的用品足以讓我們維持好的生活？」，該件作品透過塗鴉的手法進行理想城市中，人的關係與城市的關係。而李儒杰的〔城市上升力〕與林子邦的〔NO.4488—愛與光明的旅程〕，〔城市上升力〕透過造型語意，表現出對於理想城市的鼓舞，貨

李儒杰〔城市上升力〕

這件巨大的作品放置在駁二藝術間當中，總是吸引許多人的目光，孩子們看到，直說這是變形金剛的腳留在高雄了，成年人驚嘆熟悉的貨櫃，也可以變身為具有各種想像的造型。不論如何，這件作品，呼應了高雄擁有的巨大生命力，這或許來自於工業城市所建立出一種別的城市所無法看到的活力，還有一股永遠都在向上成長的動力。不論觀看者想像這是變形金剛，還是更早一點的無敵鐵金剛，這件作品的確為城市的上升力作了有趣，也貼切的呈現方式。（攝影：林宏龍）

右圖 林建佑〔還要多少顆氣球，貨櫃才能飛起來？〕

曾經許多人兒時的想像，是像童話故事主角一般，搭著熱氣球到處遊玩，貨櫃曾經帶著台灣的經濟發展力到世界各地，如今透過林建佑的創作，把充滿想像飛翔的氣球與載著充滿力量的貨櫃，似乎想要再次飛翔。是件既有創意、幽默感，出滿著瘋狂，也充滿著另一種詩意。（攝影：林宏龍）





櫃的過去營造了高雄港的繁榮，李儒杰重新組的類似機械人一部分的造型，讓貨櫃產生出幽默的造型概念。在林子邦的作品富含祈福的詩意，透過結合視覺、聽覺與嗅覺的概念。張淵程的作品也似乎呼應了理想城市過程中，人的社會性，〔好久〕(Long Alone Longer Not Alone)一作中，展現了現代人孤獨卻又離不開群體的期盼，本作品與來自義大利的藝術家Riccardo Murelli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作品不彰顯科技媒材，卻從科技、人與環境的思維出發，就像貨櫃長久以來與高

雄港的形象結合一般，尋求下一段更具故事力，更具生命力的新探索。

今年度的作品，有幾件瘋狂又具幽默之作，林建佑的〔還要多少顆氣球，貨櫃才能飛起來〕應該算是為貨櫃帶來瘋狂想像的作品，透過氣球的支撐與向上拉的想像，讓整個作品充滿童話故事般，貨櫃在林建佑的表現下，有著宮崎駿透過天空之城來反思人類的對於更美好環境的想像。李怡康等人的〔光之聖境〕、宋恆的〔光光光〕、還有另一件義大利藝術家所做的〔Horta



張淵程〔好久〕  
其作品向來簡單且具有詩意，本作品將細長型的車道轉到了貨櫃當中，尤其是作品放在在駁二藝術特區中，又緊鄰著腳踏車道，這一條條人造的道路，不論是真實的車道，或是虛擬的車道，均道盡人們在都市當中穿梭、交會與交錯。透過貨櫃藝術的鏡面反射裝置，讓十分簡單的概念，卻延伸出對於一個友善城市的想像，想像者可以自由走在大馬路上，想像者透過城市的道路進入每一個有趣的城市空間當中。就像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諺語般，高雄的道路，也透過許多的交會，像一個美好城市進行連結。（攝影：林宏龍）



林子邦〔NO.4488—愛與光明的旅程〕  
香港設計師林子邦，雖然來自香港，但他對於台灣的喜愛與認同感，是充滿熱情的。從「光明的旅程」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從88水災的一個親身體認，了解人類無法對抗大自然的力量，但是人們最有力量給予彼此最好的祝福與打氣。擅長使用互動科技媒材的他，在本次的作品中選擇不刻意彰顯科技的絢爛，轉而探討在災難過後，誠心的祝福與祈禱，作品簡單卻也充滿心意。（攝影：李友煌）

City)，恰巧以大家最熟悉的光為主題，透過環繞的光，還表達城市的包含與延伸。〔光之聖境〕恰巧與林子邦的作品相呼應，兩件作品均有著濃濃的為城市進行祈福的概念，若說林子邦的〔NO.4488—愛與光明的旅程〕採用詩境來進行為城市的祈禱，李怡康等人透過太陽能板，以及收集現場的聲音轉化為LED光源能量，則是增加了參與者行動的能量，在強調互動為主體的科技藝術作品來看，這似乎讓祝福透過光與電來構成一種溝通與互動的模式。宋恆的〔光光光〕更是透過科技材料的應用，發展出所謂「類科幻」空間，讓小小的貨櫃空間中，衍生了奇幻的空間效果，透過參觀者與空間的供影變化，不斷調整與轉化空間與人的主僕關係，這個類科幻空間就像真實的世界一般，人與空間交互的影響與回饋，看似充滿科技的空間，卻有著人與空間的自然循環概念，讓作品的想像得易進行適切的表達。

或許是經歷了國際金融風暴，88水災的恐懼與無助，今年度的作品中，不論是來自哪個國家，創作者具有什麼不同的背景，大家都以正面與鼓勵的精神來描述對於心目中理想城市的想像，各種科技媒材的應用回到最真實與直接的互動參與之中，瘋狂的科技表現中，放入的是更多正面的思維與想像，這也正好呼應本次的貨櫃藝術展，將展出場地移到了駁二藝術特區，這個曾是高雄這城市興起的開始，也經歷了被忽略過的落寞，現在這個過去的港區，也透過藝術的議題與表現，呈現出另外一種城市的生命力。正好與本屆多數的作品要表達的概念一樣，作品的想像與表現或許瘋狂，或許直接，但綜合的概念均是一個邁向理想的城市的本質，那就是從居住的人開始，對應空間，影響環境，這一切都將是個正向的循環。✎



# 某種情況的後現代原精神！

## 漫談過去式與現在進行式

文／曾媚珍（高雄市立美術館研究組組長、《山海子民的追尋之路》蒲伏靈境：南島當代藝術展策展人）



撒古流·巴瓦隆與其駐館創作中的作品〔鹿朋友〕（攝影：林宏龍）

### 再談蒲伏靈境

在《山海子民的追尋之路》蒲伏靈境—南島當代藝術展出之前，常有人對「蒲伏靈境」提出問號？因此開展前我已做好隨時回應觀眾的心理準備，然而，展出後卻不見任何的提問。我猜想現場有了藝術作品的具體呈現，任何的文字說明自然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倒是我們的導覽義工每天以他們的生活經驗灌溉「蒲伏靈境」，讓展覽的意境有了更多層次的演繹，就像蔓生在水澤中的香蒲充滿了生命力。對我而言，構思「蒲伏靈境」這個「想像」是否能引發藝術家的共鳴與認同，一直讓我的心情忐忑不安。拉黑子·達立夫直言不諱表達對這個名稱的不悅而提前退出本展覽，是我在策展工作中的一大挫敗，而沒有極力去說服與挽回的冷處理方式，至今我仍說不清楚到底為什麼？但這個展覽沒有他的參與，仍然覺得是一個遺憾。

構思展覽形式初期，原本希望請出原住民當代藝術大老協助策展，因為我先行假設無法進入原住民們的內心。就如前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先生即使特別欣賞原住民美麗、淒迷而充滿神秘的神話和傳說，也試著以山地部落為背景寫過兩、三篇小說，但始終不滿意，他後來很清醒的自覺到：

我雖然關心他們，但我畢竟無法真正進入他們的心靈深處，寫出他們真正的思維和生活<sup>1</sup>。

這樣的論點常在一些文論中出現，不管是原住民的抱怨或漢人的自覺。

探詢共同策展的意願後，沒想到我們的大老們久蟄心中的藝術精靈早就蠢蠢欲動，伺機重現江湖。因此整個策展方向很早就有了明確的定調。我們很早就約定共同想一個主題，然後藝術家根據這個主題為展覽創作作品。最早先的展覽名稱林林總總，有：

這裡！哪裡？山海子民的對話—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ITI NI I CO WA—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伊第尼！伊住哇？

山海子民的對話—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漂流的靈境—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匍匐靈境：山海子民的漂流之路

—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蒲伏靈境：山海子民的漂移之路

—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安力·給怒表達「漂流」與「漂移」對原住民族有點負面的感覺，而且不全然能反映出原住民整體的生命樣態，從此「追尋」取代「漂流」與「漂移」。展覽名稱能和藝術家們共同討論是很幸福的事，但是實際情

形是我常常坐在電腦桌前自言自語，然後用e-mail同時詢問大家的意見，安力較常回應我的問題，對名稱我們也較常進行討論與修正。現在想想，我會冷處理拉黑子的退出，其實是我在生氣。展覽名稱是歷經數月的醞釀與構思才定案，當開放討論的時間過了，最後才對結論表示意見，對我來說是不公平的。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原住民藝術家自己想要的展覽，但這是要各方面條件俱足才有辦法，時間是最大的問題，年度預算的執行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這些都不是高美館之外的人能為我們負責的，因此我的理想只能宣告而無法實踐，除非我們一起來策劃一個沒有時限，不用公務預算的展覽才有可能。

策展過程中，曾幾次放空自己的想法，等藝術家對展覽的具體想法出現，但是，另一個實際情形是：散會之後，大家各自回到忙碌的生活中。長期以來策展人的主觀與強勢，讓人很難想像如何形成一個沒有主張和論述的展覽，即使想嘗試新的行政作為，也需要有充分的時間做後盾，最後我只能回到美術館慣有的策展脈絡及形式來完成這個展覽。

### Lisa Reihana新書發表會

當國內藝術家在開展前仍如火如荼加緊腳步創作時，國外借展作品正進行國際包裝運輸與進口報關的工作。8月中在紐西蘭收件的行程中，恰好遇到Lisa Reihana作品的新書發表會(Book Launch)，這本小書由Govett-Brewster Art Gallery出版，Creative New Zealand Arts Council of New Zealand Toi Aotearoa贊助。發表會地點選在離奧克蘭市區車程約40分鐘的French Bay House，這個地方因紐西蘭知名前輩作家Barry Millar，於1950年代定居在此而聞名。8月29日下午約5:30受邀或聞訊而來的人慢慢聚集在French Bay House裡，幾個角落展示著新書，旁邊明顯放著一個牌子：

The Book Launch of Digital Marae/ Lisa Reihana  
Price \$22

問過陪同我來的Jim Vivieaere這邊的習慣之後，我也買了一本新書，等致詞及表演告一段落後，跟著排隊請Lisa簽名。看得出來，來的大多是Lisa的朋友，有視



覺藝術家、表演藝術家、攝影師、作家、藝評家、策展人及文化機構的相關人員。餐點很簡單，餅乾、麵包、沙拉，全部可以用手拿來吃，倒是飲品有數種紅酒、白酒、果汁及開水，大家都忙著交談，尤其我是新面孔，又是身負重要策展工作的人，相同的話題，在當晚至少重複10次以上。

雖然這是一個社交場合，每個人彼此一定都會很客氣，說些得體的應酬話，但是我從Lisa的藝術家朋友的談話中，看到他們發自內心對Lisa的真誠與祝福，以及對他藝術創作的支持與賞識。一個知名藝術家對另一個知名藝術家毫不保留的表達肯定與支持，是不太容易的事。

### Michel Tuffery的思維

Michel Tuffery 2007年來高美館駐館創作，對台灣原住民藝術家有一些觀察與期待，他在紐西蘭勸勵自己與原住民要自立自強，為自己創造機會，讓原住民的

藝術更活躍、更有機會被看見，如此才有談利潤的本錢，才能避免躲在角落自哀自怨的處境。Michel有意將這樣的主張與想法和台灣的原住民藝術家分享，他甚至已創造一個個人空間，未來可能邀請台灣原住民藝術家到威靈頓駐地創作，讓台灣原住民藝術家有機會了解當地南島民族實際的生活與藝術創作情形。

在紐西蘭也有誰是原住民的爭論，基本上，來自南太平洋島嶼的南島語族族群認為自己也是紐西蘭的原住民，我問Michel你來自薩摩亞，毛利人會接受你是原住民嗎？Michel簡單的答說，驗DNA就很清楚知道我們和毛利人的血緣是很相近，所以不能以現在所知的先來後到定義誰是原住民！是的，我們對幾千年前的事是靠有限的資料來推論的，文物的出土、語言的根源尚未全面性的架構成形，如果不能以包容的態度來互相對待，只會徒增紛爭，就像最近西拉雅平埔族想要正名為台灣原住民族群的一份子，被說成「乞丐趕廟公」一樣傷感情。

### 25%與75%之間

在奧克蘭時，2008年來高美館駐館的Tui Hobson前來會面，帶我參訪他最近參加的一個雕塑創作營，主辦單位提供基本素材、餐點、新聞發佈，藝術家進行10天的創作，作品展示兩星期，若售出，則藝術家取得75%費用，主辦單位取得25%，兩星期未售出之作品，藝術家可以選擇取回或放置原地，由主辦單位處置。

另外，與這次展出藝術家Virginia King訪奧克蘭北邊車程約一小時的雕塑公園—Brick Bay Sculpture Trail。Virginia King有一件地景藝術及不銹鋼作品在此地，不銹鋼作品—Sliver已被購藏移至奧克蘭市中心。Virginia King分享他自己的經驗如何與此雕塑公園合作，及合作中的權利義務關係，一樣出現25%與75%的拆帳比例。活動設計，讓藝術家可以創作，又有收入，或許可以作為台灣非營利機構辦理藝術創作活動的參考，否則，台灣的藝術家大多得找一份佔時間的工作來支持藝術創作，做為一個藝術家，full time 和part time，創作能量與力道自然不一樣。

### 經驗與專業的展現

這次國外邀展的Lisa Reihana、Shane Cotton、Greg Sume、Michel Tuffery、Virginia King及Deniel Waswas在紐西蘭已經是有知名度的藝術家，在紐西蘭的國家美術館、商業畫廊及私人收藏家那裡多能看到他們的作品，他們的藝術成就可見一般。為此，我不禁佩服起我的同事羅潔尹的「目色」，可以在浩瀚的網路世界裡，找出優秀的藝術家。南島語系當代藝術發展計畫第二、三年，我們和紐西蘭有很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我們多次邀請紐西蘭的藝術家、策展人到台灣認識台灣，他們從台灣得到許多啟發與靈感，不管是在創作上或是工作上。我們在同一議題上進行交流，國外藝術家及策展人因為我們的邀請，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雙邊的藝術環境，掌握的資訊比我們完整，某種情況，他們能有這樣的機會，是因為我們的政府負擔了所有的經費。有時候我不太明白，我們的政府總是很大方的願意付錢培育國外的藝術家及策展人，對於自己國內的策展人或藝術家的培育卻處處小心。從每年市府編列國際差旅

費的例子來看，主計單位總會提問：所謂押運人員是指國內還是國外？確認是給外國人用的，那就沒問題，而國內押運人員所需的經費，則必須透過更嚴格的審核管道，比如，要一年前就提出出國先期作業計畫。市府出國先期作業主要以參訪為主，名額有限，高美館每年固定辦理數檔國際交流展，卻發生過一個出國名額也分配不到的情形。高美館的押運人員出國是以工作為主，完全不同的出國目的，卻一定要框在一個框架裡，十幾年下來，若不是文建會的國外展提供一些小出國外卸展的機會，高美館的工作人員只能用有限的視野來進行國際展覽工作。如果培育的機會不放在國人身上，那麼我們將來恐怕會看到，在充滿自信與傲氣的國外策展人面前，我們只能唯唯諾諾的說：是、是、是。

在紐西蘭與這裡的藝術界接觸後，我有一種親力親為的踏實感，我們對合作對象的理解不再是建構在虛擬的網路中，未來我們是有一些選擇權的，我們也可以下指導棋，不再是焦慮的在電腦前等待對方撥冗回覆，因為這次他們親耳聽到、親眼看到高美館的執行力與完成計畫的決心。

### 八八風災的衝擊

今年八八風災對於原住民的衝擊，間接影響到高美館9月底的南島展，尤瑪以921災民的經驗當仁不讓的對八八風災災民提供經驗分享，撒古流長期的文化工作資歷，使他順理成章的成為部落重建的召集人。尤瑪後來改變了原來的創作形式，撒古流未能如期的完成作品，以一支短片交代他個人的藝術創作與部落重建無法兩全的無奈。林懷民先生<sup>2</sup>提醒尤瑪，文化產業與藝術創作只能選一個，但現實的情形是，個人幸福與部落集體文化命脈，你要如何選擇？

有幸的是，他們的作品完成或未完成，一樣精采。風災後的兩個月，尤瑪與撒古流前來駐館。高美館的駐館原始立意是希望藝術家遠離日常瑣事，在高美館所提供的資源與環境下專心創作。11月27日，旅居法國薩摩亞裔紐西蘭藝術家Greg Semu，在文藻外語學院藝術傳播系主任林潔及師生、杜玉如女士、萬進三醫師的協助下，完成一組南太平洋薩摩亞與台灣



薩摩亞與魯凱的對話（圖片擷取自Greg Semu影片）





魯凱族的對話影像，感覺上好像是要透過語根的對照進行DNA的比對。Greg的另一組攝影作品是在尤瑪和Baunay (林為道) 的幫忙下，在苗栗象鼻部落進行拍攝的，過程精彩感人，我的同事將為文另外記錄他，「Sacrifice for Glory」是我們與藝術家共同討論出來的作品名稱。撒古流一樣個人創作與大社遷村蠟燭兩頭燒，沒有完成的「鹿朋友」，委屈在大社村民集體遷村事務的急迫性與重要性之下，每日上班遙望著緩坡上架著在三角鐵的鹿朋友們，什麼話也不能說，在224個家庭流離失所，等待著安身立命，七、八百位的部落族人，等著有房子住的關鍵時刻，高美館的工作進度落後、預算執行率的問題就變得不如那麼重要了。

發表前一晚，尤瑪的團隊徹夜未眠，為了提供給媒體效果好的圖檔，提前裝置，夜間攝影。誰知尤瑪求好心切，對於未能完整表達出最初的創作原點而沮喪落淚，我覺得尤瑪的作品非常誠實的記錄了他在高美館駐館期間的生命狀態——忙碌、斷裂與零碎。只是尤瑪20年的功力，即使將作品拆解了，每一片都還是很精美的藝術品。

## 結語

寫下「某種情況的後現代原精神」主要是感慨在「南島語系當代藝術發展計畫」執行過程中，特殊的「某種情況」幾乎隨時在每個工作環節中發生，就像我們與不同文化剛接觸時所產生的文化衝擊一樣。若引用西方藝術史的語法，可以看到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遊魂在部落裡飄盪，現代主義在極簡中產生集體利益的思維，後現代主義在繁複中突顯個人的存在與特色，在個人與集體中擺盪的原住民藝術家，是否有可能從現代闖入後現代，或是在後現代中創造自己的現代原精神，在集體的需求中，尚存個人的藝術空間？

在部落，工作是集體的，而思惟卻是非常個人的，試想，如果集體是一種現代思維，那麼個人就是非常後現代的樣態了吧！

今年是「南島語系當代藝術計畫」的最後一年，當初在李俊賢館長任內我草擬了計劃大綱與方向，當時

的思惟是概念性的及企圖全面性的涵括所有面向，因此一個年度內同時有展覽、駐館活動、田野調查與網站建置，後來李前館長納入典藏項目，使計畫更形完整。整個計畫看起來工作內容很豐富，但是因為同時太多線索在進行，反而無法較細膩的檢視工作內容的品質。謝佩霓館長初上任時，我獲得他的同意，暫緩一年再提出新的計畫，有了三年的經驗，我們的計畫可以更具體，容納更多原住民藝術家的想法與夢想在裡面，我們需要盤整、更需要等待，等待全面性的原住民當代藝術生態更穩健更踏實。

當藝術家們的創作能量盈滿時，就不會再輕易的發問：我們真的夠嗎？在高美館盤整與等待的時候，在沒有藝術行政介入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時候，希望我們藝術家的信心能看見自己的獨特與優勢。我也期待兩個不同的文化相遇時，在台灣能激起美麗的火花。✎

注釋：

15|自吳錦發《山靈的歌聲—序田雅各小說集》最後的獵人，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P2。

2原文記載：「我直說了，尤瑪，你要思考你要生存下來？還是要當藝術家？」天下雜誌426期，2009年7月15日~2009年7月28日，P36。